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五

人部十九

妬

淫愁泣貧

外

婢

傭保

八

妬

左傳曰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而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毛詩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又曰不妬忌則子孫衆多矣山海經曰秦室山有木葉如黎而赤理其名曰指木服之不妬文子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處之漢書曰武帝陳皇后為妬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作賦皇后復親幸又曰陳后寵衰妬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又曰呂氏妬戚夫人髡鉗赭衣使春又斷手足去目重身飲瘖藥名曰人豕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陽城昭信侍疾甚謹去愛之立為后又有幸姬望鄉為修嬾夫人土繒帛昭信譖望鄉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茂又傅粉數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不愛望鄉昭信知去怒誣言望鄉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

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鄉室裸形繫之令諸姬各持鐵共灼之望鄉
自投井而死昭信出之椽陰中割其口脣斷舌遂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
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
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
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
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
妻哭於家爲琰富貴更取妾故也 魏志曰馮方女美素術納焉甚寵幸
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曰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妬紹死未
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
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逞望
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
拈頭郭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荆嘗妬罵秀爲貉秀大
不平遂出不復入荆氏請救於武帝時大赦帝曰天下曠蕩荆夫人可得
從其例不秀免冠謝爲夫婦如初 妬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

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
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殿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皆端正
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
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
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攔右手提塵尾以柄打
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從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
爲信自叙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轆犢車長柄塵尾爾王大羞愧
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
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
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
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又曰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
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媪爲計因婦眠士人入
廁以繩繫羊士人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
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

咎悔誓師姬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
形聳徐徐還婦見聳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聳曰猶憶噉草不美
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聳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
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 又曰秦中元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
嘗宿行遂殺二兒爲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堂上泠然望
見外事凡無鬚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
林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徑突前詣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刀
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乃前
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健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婦老嫗無
力即倒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荀云近遭狂人非君之過
君便可還荀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共方牀臥而婦不知便來捉兄頭拽
着地欲殺方知是兄慙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百亦無改悔 又曰諸
萬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摸婦誤打
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名捉總跣元直遇見婦捉總跣欲成

衣謂當與已杖夫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敢然 異苑曰吳
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爲當婚否乞言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曰見
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
廢俗說恒温平蜀後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甚妬 已具美婦人類 詩 魏陳王曹
植詩曰嗟爾同衾曾弗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妬忌 梁張纘妬婦賦曰
惟婦怨之無極羞于何而弗有或造端構末皆秀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
恨每傳聲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規睨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
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寃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所討論咸一朝之發洩滿
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妬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
家或投兒而害聳

淫

周易上繫曰冶容誨淫 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短
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毛詩曰鄘柏舟桑中刺奔也
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官所期之地淇水名也 又曰齊雞
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 左傳曰齊桓公好內多淫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 戰國策曰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
魏子爲殉庸芮爲諫曰以死爲無知何空以生所愛葬無知之死人若有
知先王積怒久太后救過不暇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子曰鄭公孫
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昵絕交遊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
意猶未愜 博物志曰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
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子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漢書曰五鳳中濟
比王終吉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妾爲姦終吉與共被席或晝日使裸伏
犬馬交接終吉親觀童子輒曰亂不可知丞相御史奏終吉位諸侯玉以
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廣嗣重祖而終吉禽獸行亂勃逆人倫請削四縣
又曰許皇后坐左道廢處長信宮如嬖爲龍頰思侯夫人寡居淳十長
與嬖私通因娶爲小妻許后因嬖賂遺欲求復爲婕妤好長受后金錢乘輿
服物千餘萬計爲白上立爲左后嬖每入長信宮長與嬖書戲許后 華

嶠後漢書曰梁真愛監如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官昇御者
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發
掘諸陵取寶貨汗辱吕后凡有玉匣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臧榮
緒晉書曰賈克後妻郭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克未
覺時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克克以賜女克與壽坐聞其衣香心疑之克
家嚴峻墻高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北角有如狸鼠行迹克潛殺知婢遂
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曰楚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
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旨以死自固 列女傳曰夏姬者陳
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王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
公與孔甯儀父皆通焉或衣其衣或裝其幡蔽以戲於朝 列異傳曰
漢相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
姦通之至鬪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
貴人雖是先所幸尸體穢汗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論衡曰書
云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

風俗通曰平原君譙期譚娶周碧為妻譚陰陽不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姦
通真得其子 語林曰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婦度劉聊之甚苦婢固不
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
淫 傳曰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姜公之母晉初勝與鄔滅通室易妻

愁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魏獻
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觀則民
愁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隄之疾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
樂為之歌頌曰至矣哉哀而不愁知命也樂而不荒禮也莊子曰不知平人
謂朱愚知乎則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傷吾身不義則傷彼義則
反愁我已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讐愁心苦志中夜抱柱而哭承之
以嘯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
之急務也 史記曰虞卿著書八篇號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
愁不能著書自見於後世 後漢書曰梁異妻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

婦楚辭曰天問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

嗟號日閨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
奇偉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
問之以洩憤懣書寫愁思 又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馳逐江湘之

間憂愁吟歎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
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晉書曰王丞去官東渡是時道路寇盜人懷危懼

丞每過艱險處之若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愁喜之色 郭子曰王東海初

過江王丞字安期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 後漢張衡四

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
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以懷愁心煩勞 又曰我

所望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翠琅玕何
以報之雙玉盤 又曰我所思兮在漢陽往欲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

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又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

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中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晉

張載擬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南嶽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筒中布
何以報之流黃素 又曰我所思兮在朔涓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
雲中翮何以贈之連城壁 又曰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秦山佳
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 又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
阻修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宋王徽詠愁詩曰自予抱羈
思眇與日月長載離非宋遠誰謂河難航憂隨積霖密慨因朗旭彰負之
苦不勝即之竟無方如彼引鯢魚待盡守空梁天地豈私貧運至豈固當
既悟非形兆茲數詎可攘 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曰簷露滴爲珠池
水合如壁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眼
亂看朱忽成碧 又忽不任愁聊示固遠詩曰去秋客舊吳今春投故越
淚逐東歸水心挂西斜月未應歲貶顏直以憂殘髮 梁劉孝綽夜不得
眠詩曰夜長愁反覆懷抱不能裁披衣坐惆悵當戶立徘徊風音觸樹起
月色度雲來夏葉依惚落秋花當戶開光陰已如此復持憂自催 梁劉
孝先和兄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愁眠不安起望臺南端葉慘風聲異樓

空月色寒笙冷調簧數弦脆上琴難百年行詎幾萬慮坐相摺
鏡暫借照心看 賦 魏陳王曹植叙愁賦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
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
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
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皇英委微軀於帝室克未
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增傷
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又愁思
賦曰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遙思惆恍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
氣靜兮露凝衣野草變色兮莖葉希鳴蜩抱木兮鴈南飛歸室解裳兮步
庭前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
兮獨何怨 又九愁賦曰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有畿之未境
超引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
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
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

亮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予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羗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鸞一絕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獨惆悵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汎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瞶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悠遭愁慊慊而繼懷恒慘慘而情挽曠年載而不廻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蜿揚翠霓之華旌絕九霄而高騫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不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感蕪穢而倚傾駘盤相讓路以悲服仰御驤以悲鳴紆予袂而收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而爲羣宿林藪之葳蕤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決流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蹊徑之危阻登岩堯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觀偏栖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

在心愁戚戚其無爲遊綠林而逍遙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全行之所招 魏繁欽愁思賦曰何旻秋之慘悽處閑夜而懷愁潛白日於玄陰翳朗月於重幽零雨濛其迅集潢淹汨以橫流聽峻階之回雷心沉切以增憂嗟王事之靡鹽士感時而情悲願出身以徇役式簡書以忘歸時陟岵以旋顧涕漸縷而鮮晞聽鳴鶴之哀音知我行之多違悵俯仰而自憐志荒咽而摧威聊弦歌以厲志勉奉職於閨闈 又弭愁賦曰傷有閑之淑女採薜荔於朝陽露素質之皎皎縮玄髮以流光結翠葉於珠簪擢丹華於綠房點圓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襲遊閑之妓服褥阿穀之桂裳紉晚蘭於纓佩動睭睭以遺芳旣容冶而多好且妍惠之纖微顧見予之獨立知我情之思歸鳴環瑱以回眄若欲進而行澤眷紅顏之擘擘何的皦之少羣整桂冠而自飾敷葦藻之華文從景炎而猗靡粲綿邈以續紛時瞭眇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 梁簡文帝序愁賦曰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復玉觴浮椀趙瑟合嬌未足以祛斯耿息此長誼 文魏

陳王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食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火石不消磨之以神膏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譖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慘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樂給子以澹泊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之攜手而游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爲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爲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輕雲以高翔於是精駭意散改心向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泣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矣 又曰棄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則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婣聘于宋宋公與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左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霑襟具 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 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爲惠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

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具麥又曰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崩成侯周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 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為太子 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之長安聞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即以塹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涕泣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具琴又曰聖人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令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又曰禹出見華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

舜之心為心今吾為君百姓皆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新序曰周舍事

趙簡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愕愕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

國幾亡乎是以垂泣 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上慷慨

傷懷泣數行下具慷慨東觀漢記曰更始宴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

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

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

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 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

途者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

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天皇之地

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母卒每有

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 邴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

泣原曰孤者易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書故惻然涕零也師

哀原而為之泣曰欲之可善須費也 後漢書曰張奐與張公超書曰下

筆愴恨泣先言泯 吳錄曰孟宋為驃騎朱捷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
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襄陽耆舊記
曰羊公與鄒閏甫登峴山垂泣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
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
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郗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
對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王曰
何以似郗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

貧

尚書洪範曰六極四曰貧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缺手足形遠葬而無槨稱其財之謂
禮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 論語曰子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耻也 又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鄭玄
曰緇絮也 毛詩曰出自北門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小東大東杼
軸其空注曰謂無貨唯絲麻今盡不作也 家語曰端木賜結駟連駟以

從原憲憲居蓬蒿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予貧也非病
也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
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修其德
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修而患貨之不足將弟不暇何賀之有 呂悅
字林曰窶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或謂之樓
裂樓衣壞或謂之藍縷左傳曰華輅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
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之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
賓客 列子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莊子曰原
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歌子貢乘太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杖藜應門
子貢曰先生病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
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又曰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養鬻郭內十畝足以

爲絲麻鼓琴可以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色曰美哉 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我將得色金貨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 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焉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爲活爾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吾哉求其爲之者不得也 孫卿子曰子夏貧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又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 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之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史記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叅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而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

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門欲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叅因以爲舍人 又曰東郭先生又待詔公車貧困飢乏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土無下足盡以踐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甘茂云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今臣因願以餘光振之 又曰楚相孫叔敖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可見優孟記其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書不治產業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如公子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之 又曰酈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產業爲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爲之狂生 又曰王章字仲卿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病疾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病疾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具雜文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饜又曰范丹相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室居歌之曰

既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燕 范曄漢書曰李元字大遜陳留人
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 三輔大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
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上靈臺中以十日不炊 又曰孫晨字元
公家貧不仕生后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
暮臥中旦收之 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喪雉免遊其庭
時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臥在床令即
遣掾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 魚豢魏書曰楊師前後宰城守不以私
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蝸牛廬是其中妻子凍餓 魏略曰裴潛
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笮以自供羣第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
大咸并日而食 楚辭曰坎墮兮貧士失耳而志不平 六韜曰成王問
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不俱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
種不時一盜取得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其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
頹延之庭詰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誰形色雀鷹或一神心沮喪非但
交友疏棄必有家入訟訟非廣也深識者何能不文移其植故欲蠲憂患

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同古見深則夏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
中用此道也 **詩** 晉張望詩曰荒墟人迹希隱僻間鄰潤葦籬自朽損毀
屋每寒豁炎夏無完絺玄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愈
瘁愁來不可割 晉江道詩曰草門不啓扇環堵蒙蒿榛空瓢覆壁下單
上自生塵出問誰氏子憊哉一何貧 宋陶潛貧士詩曰萬族各有託孤
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 又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好爵吾弗營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固
無憂 梁采超詠貧詩曰觸塗皆可試惟貧獨未安窻開兩片月霜足三重
寒藁濕鋪牀冷荷脆補衣難若言爲客易推劍與君彈 **賦** 漢楊雄逐貧
賦曰楊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宴禮薄
義敞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綺羅進不
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糧我獨
藜食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期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

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
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岳穴隱藏爾復
隨我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沆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
汝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又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
益蚩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
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肴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
吾身謂子無譽處君之所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
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
休惕子獨無虞言辭既聲色厲目張儼齋而興降階下堂逝將去汝適彼
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予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
爾居終無厭極貧逐不去與我遊息 又晉束皙貧家賦曰余遭家之軫
軻嬰六極之困屯恒勤身以勞思丁飢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
之下貧有漏挾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鎮食
草葉而不飽常嗷嗷於膳珍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感而窮
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干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
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銜
賣業而難售遂前至於飢年煮黃當之草萊作汪洋之羹饘釜遲鈍而難
沸薪鬱絀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飢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嘆
於竈間悲風噉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 歲宋晁道元與天公牋曰道居
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汗累燠體貌
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黎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絰袷以四升之
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綠不覆其長度申脚則足出牽捲則春露 書
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懸磬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薪芻既
盡舊穀亦傾置屠蘇發撤机榆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楊雄晏然
之情是以懷感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飢憂在旦夕
而欲東希誅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厨食之祿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鮑
氏之肆矣 又與董仲連書曰穀糴驚踊告求周隣日獲數升猶復無薪

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
不有斯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於恤護入見謫於
嬾息忽便邑憤不知處世之爲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
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
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隙漏霑於衣服藁蒸單竭檐石傾罄中饋告
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
感頌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昏明二三執事以
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闔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績豈
久沉滯於下職契闊於貧悴哉 **文** 後漢蔡邕九惟曰八惟困乏憂心殷
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澗無以自在冬日粟
粟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但暑炎菲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
身無食不飽永離懽欣

奴

周禮注男奴女婢鄭司農注去奴罪隸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

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 又曰夏三百人注云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論
語曰箕子爲之奴 左傳曰斐豹隸也注云杞罪沒爲奴 方言曰臧甬
海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
郊凡民男而聳婢謂之臧女而婦女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亡
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犯事者原之臧者
被罪沒入爲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爲婢 又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
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賔婚大
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
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爲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爲之語曰
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
地餘年十七攻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餘馳車馬亡去至丹
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郡衣冠子弟皆
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
太守 史記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

不以爲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嘆曰
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又曰藥布嘗爲人所略賣爲奴賣
與燕將臧荼後爲都尉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聞獨愛貴之桀黠奴人
之所患唯刁聞收使之終得其力 又曰季布爲朱家鉗奴 又曰諸呂
擅權陸賈曰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將相和則士豫附陳平結權太尉以奴
百人遺賈 又曰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令騎奴同席而食持刀斷
席而坐 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又曰
王鳳羣弟爭爲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虜囚徒人奴名者猪突倅勇 又曰宣帝詔
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十人 新序曰昌邑王
以側注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奴
虜畜惡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簡略嗜酒嘗坐客使蒼頭市酒大醉而還
對客罵曰畜生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 又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
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又曰彭寵奴子密三人等寵晝卧密等遂縛寵著

牀召其妻入縫纏囊夜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祖封子密爲不義
侯 又曰鄧弘奴醉擊長壽亭長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宮中
衛士怒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通長安金城
觀之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羊牛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厄
奴苦欲取爾相代 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奴能爲聲樂又教誦靈光殿
賦 三輔決錄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衆奴斬焉時賓客求
見讓者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焉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他車獨往入衆
謂佗與讓善事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語曰虜據滑太祖欲北代沈
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在座湛之等難慶之慶之
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使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代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
之何由濟上哭曰傳土有綵子弟以其子弟爲僕隸林邑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
刀斫石障軒廬後遂爲國王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奴書 梁簡文帝答
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
來執轡嬾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

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昧新奇伏增荷抃 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褒
以事止寃歸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
買便了時但納中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也褒大怒曰奴寧欲賣邪奴
復曰欲使便了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褒乃爲券曰百役不得
有二言晨起早掃飲食洗滌居當穿曰縛帚裁孟鑿斗出入不得騎馬載
車蹠坐大怒下牀振頭垂鈎刈芻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
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鴛白餘驅逐鴟烏持梢牧猪種薑養
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食馬牛驢鼓四起坐夜半益芻舍中有客提壺行酤
汲水作饋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美飲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
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多取蒲茅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
蔣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入樹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
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捨門拄戶上樓擊柝持盾曳矛環
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莧織席事訖欲休常舂一石夜
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急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開白奴不
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辭窮詐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
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一陌丘蚓鑽領卑知當爾爲王大夫
酤酒真不敢作惡

婢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浩浩乎仲不能婢子問之仲曰非
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音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
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
主父還恐覺之爲毒藥使婢進上婢恐殺主父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
妻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躬聞之復以言告主父主父
乃厚幣嫁之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
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劉寬向朝會裝已訖婢奉肉羹翻汗衣寬神色不
異乃徐語曰羹爛爾手 又曰朱暉爲郡督郵太守阮况當嫁女欲買暉
婢暉不與及况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以財汗府君金
重送欲明使君 謝承後漢書曰長沙視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

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晉書曰列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
官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
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賓見並起拜之荅曰豈宜
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
稽翟素受娉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
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耻
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之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
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
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時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
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頭至棟攘臂切齒 晉中興書曰祖
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傷
刑解職還家 世說曰鄭玄家奴婢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誅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
往訴逢彼之怒 又曰石崇富侈廁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 又曰崇

婢綠珠天下美色孫秀求之不與因詐崇 又曰光祖少孤貧子亦常
炊爨王北平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取爲吏人戲之曰奴買倍於婢
祖荅曰百里奚亦何必不輕於五殺之皮也 三輔決錄曰金禧爲郡上
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王必將兵衛天子於許禧與必善見禧有胡
婢善射必常從請之 賦 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沙磧珠出蚌泥嘆茲
窈窕生于卑微玄髮光潤領如螭螭修長冉冉碩人其頰綺繡丹裳躡蹈
絲韋都冶嫵媚卓礫多姿精慧小心趣事若飛寒雪翩翩克庭盈階停停
溝側噉噉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尸扉條風狎獵吹予
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于河維思爾
念爾怒焉且飢 後漢張安超譏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艷姿麗辭美
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醴泉可飲何必誇
泥隋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鴦雞豕鼠何異于鴉歷觀古今禍福之階晏嬰潔
志不顧景女及倩不疑奉霍不受見導不迷況此隸堅生女爲妾生男爲
虜歲時醊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廐廚門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

靈辟邪富主多乞步少銅丸鐵柱績繒累嘉皆來集聚滅獲之類蓋不足
數古之贅聳尚為塵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
木守之以一秦繆思褒故獲結吉

傭保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作於宋子轘父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彿從者告其主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樂布與
彭越為家人 鳴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六

人部二十 隱逸上

隱逸上

周易曰遯世無悶 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又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又
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 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
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
士避世之人也閑暇之所好也 魏隸高士傳曰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
帝問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養萬物為之柰何廣成子蹙然而起曰至道
之精窈窕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
形木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吾將去
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 又曰黃帝將見

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黃帝曰異哉請問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外適有啓病有長者教予乘曰車遊於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爲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還又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爲天下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又曰魯連好奇偉個儻嘗遊趙難新垣衍以秦爲帝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三辭平原君乃以千金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也即有取之是商賈之事爾及燕將守遼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爲書射城中遣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月乃自殺城降田單欲爵連連曰吾與於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輕世而肆意又曰問丘先生齊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租先生獨不謝曰愿得壽得富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又曰田生管床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又曰鄭仲虞不仕漢朝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又曰韓福者以行義脩絜漢昭帝時以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匹遣長吏時以存問常以八月賜羊酒不幸死者賜復衾一祠以中牢自是至今爲徵士之故事福終身不仕卒于家又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相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聞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纏鑠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藝何以大道爲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又曰尚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

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亡爾爲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遊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又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燭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爲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水之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避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曰巢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又曰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

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又曰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鏹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又曰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子夏友田子方也又曰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中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藟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

為辨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
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為傳約亦辨百萬傳隱事老互故不果述 又曰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袁淑真隱傳
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
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
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
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
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又曰
鷓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鷓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
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鷓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
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
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晉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
山林直中秉真運惠亮未遇雄才屈不申 又詩曰棲遲四野外陸沉
背之未期 著藏器待無期義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盛年俛仰過

忽若振輕絲 晉張載招隱詩曰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恡
人間實多累鷓鷩翔穹冥蒲且不能視鷓鷩導臯渚數為矰所繫隱顯雖
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
意丘中安事愚與智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嵐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
以閉山岫峭且深凄風起東谷有奔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
雉登壘雉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投禾脩岸垂時聞樵採
音重棊可擬志回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寄辭
翰墨林 晉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立中
有鳴琴白雪傍陰崗丹葩耀陽林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
灌木自悲吟 又招隱詩曰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
瑩心神 晉陸機招隱詩曰駕言尋飛遁山路鬱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
涌微瀾嘉卉獻時服靈木進朝飧朝採南澗葉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
密葉成翠屋結風佇蘭林回芳薄秀木 又詩曰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
遐清泉盪玉渚文魚躍中波 晉閻丘冲招隱詩曰大道曠且夷蹊路安

足尋經世有險易隱顯自有心嗟哉巖岫士歸來從所欽 晉王康琚招
隱詩曰登山招隱士褰裳躡遺蹤華條當園室翠葉代綺牕 晉辛曠贈
皇甫謐詩曰顯顯朝士亦孔其依莫不遲想載渴載飢我弓我旌禮亦無
違企望高岡來儀來歸其暉伊何與帝同心明明天子如日之臨臨照四
方探曠幽深山無逸民水無潛龍爰彼九臯克量德音茂哉先生皇實是
欽 宋謝靈運越嶺行溪詩曰猿鳴誠知曙幽谷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
上露猶滋透迤傍嶼嶼迢遞陟陁峴蘋萍泛深沉蒲菰冒清淺企石挹飛
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蘿薜若在眼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壠生木
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
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梁劉孝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執志好
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鑿石闢樵峽開軒望嶰嶰漱水簷前溜脩
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鸞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流皮下不極髮鬢玉山
隈響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
金門士撫心論智臆 梁范雲答句曲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

煙洞澗生芝草重崖山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冲玄石戶栖十秘金壇
謁九仙乘鶴方履漢宮鶴上騰天 梁吳筠詩曰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
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窓裏出 又詩曰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自
有宅桂樹籠青雲 又詩曰具區窮地險稽山萬里餘奈何梁隱士一去
無還書 梁任昉答劉居士詩曰君子之道亦有其四高行絕俗盛德出
類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望之可階即之難至輟精天理躡象少微人與俗
異道與人違庭飛熠燿室滿伊威行無轍跡理絕心機 又答何徵君詩
曰散誕羈鞅外拘束名教裏得性千乘同山林無朝市勿以耕蠶貴空笑
易農士宿昔仰高山超然絕塵軌壺已等藥命管亦齊先死無爲歎獨遊
若終方同止 又贈徐徵君詩曰促生悲末路早交傷晚別自我隔容微
於焉徂歲月情非山河阻意似河湖悅東臯有儒素杳與榮名絕曾是違
賞心曷用箴余缺眇焉追平生塵書廢不閱信此伊能已懷抱豈暫輟何
以表相思貞松擅嚴節 梁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
荒林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松葉酒自

和遊山吟 又尋周處士弘讓詩曰試遂赤松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
晚桂白小山秋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
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又賦得嵇叔夜詩曰山林重明滅風月臨囂塵著
書惟隱士談玄止谷神鴈重翻傷性蠶寒更養身廣陵餘故曲山陽有舊
鄰俗儉寧妨惠才多反累身寄言山吏部無以助庖人 周明帝贈韋居
士詩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少光微穎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
香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儻能同
四隱來參余萬機 周王褒贈周處士詩曰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峭
曲三危阻關重九折難猶持漢節使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幕驚羽畏虛
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志與時歇生年隨事闌百齡悲促命數刻
念餘歡雲生隴坻黑桑踈薊北寒鳥道無蹊徑清溪有波瀾思君化羽翮
要我鑄金丹 又和趙王隱士詩曰身鶴均長短鵬鷄共逍遙清襟蘊秀
氣虛席滿風颺斷絃唯續葛獨酌止傾瓢菖蒲九重節桑薪七過燒 周
吏信奉和趙王隱士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

穎川瀟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阮藉唯長蕭嵇
康訝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
轉山花燄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舩 又窮秋寄隱士詩曰王倪逢
齧缺桀溺遇長沮藜牀負日卧麥隴帶經鋤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聚
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
踈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陳周弘正還草堂尋處士弟詩曰四時易
荏苒百齡倏將半故老多零落山僧盡凋散宿樹倒爲查舊水侵成岸幽
尋屬令弟依然歸舊館感物自多傷况乃春鷺亂 陳周弘讓無名詩曰
行行訪名岳處處必留連遂至一巖裏灌木上參天忽見茅茨屋曖曖有
人煙一士開門出一士呼我前相看不道姓焉知隱與仙 陳伏知道賦
得招隱詩曰招隱訪仙楹丘中琴正鳴桂叢侵石路桃花隔世情薄暮安
車近林喧山鳥驚 陳正見賦得落落窮巷上詩曰楊雲不數名原憲本
遺榮草長三徑合花發四鄰明塵隨幽巷靜嘯逐遠風清門外無車轍自
可絕公卿 隋江惣夏日還山庭詩曰獨於幽栖地山庭暗女蘿澗漬長

低篠池開半卷荷野花朝暝落盤根歲月多停樽無賞慰狎鳥自經過
又春夜山庭詩曰春夜芳時晚幽庭野氣深山疑刻削意樹接縱橫陰戶
對忘憂草池驚旅浴禽樽中良得性物外知余心 隋王由禮賦得巖穴
無結構詩曰巖間無結構谷處極幽尋葉落秋巢迫雲生石路深早梅香
野徑清澗響丘琴獨有棲遲客留連芳杜心 **賦**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
都邑以未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
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
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異倉庚哀鳴交頸頡鳩關關嚶嚶於焉道
遙聊以娛情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以忘劬感
老氏之遺誠且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
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焉知榮辱之所拘 魏陳王曹植潛志
賦曰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藝 **窟**驅
仁義以爲禽必信中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迹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
謀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天路以焉通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

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與處以城邑春遊放於外廬歸郊野之舊
里託言靜以閑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麻
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逍遙於洛濱聊相伴以縱意目
白沙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沂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樓
遲菴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織草以爲茵援垂陰以爲蓋瞻高鳥之陵
風臨儵魚於清瀨眇萬物而遠觀脩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一壑故處否
而忘泰 晉陸機幽人賦曰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宵
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
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又應嘉賦曰友人作
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灑澄霄神
夷靜波仰羣軌以遙企頓駿翮以婆娑寄冲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襲
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於浚澗沂凱風於卷阿相千秋以厲
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脩之彷彿覲幽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舍芳風
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摻玉懷而喻予於是普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

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貴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迹於餘足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權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乃爲賦曰世有逸人棲遲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淡浩然其何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於詠言滅絕景於質相荒土以上居度山河而考室曾丘翳蒼穹谷重深巖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止嚶鳥來吟仍踈圃於茲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飄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於神造詠幽人於鳴琴 晉孫承嘉遁賦曰有嘉遁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薜荔於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脩綸於洄澗臨崢嶸而式墜沂清風以長嘯詠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圃周葉秋林振藻陽波清景玄陰形猶與以徒靡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於域外和丘中以草音於是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野朝觀

天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鶴俯釣鮒鱖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詠休遁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於玄芒任吉凶而靡錄 宋謝靈運逸民賦曰于天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昧不類蕭條秋首兀我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爲期望繫外而延佇 又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召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遁支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煙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留積氤氳而爲峯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曾襟 又辭祿賦曰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顧得乘閑以沉泄雖鑣羈之有名恒遊獎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判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綴於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官執鞭笏於宰蕃 梁簡文帝玄虛公子賦曰有玄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而能拘廻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於玄境意飄飄於白雲追寂圃而道

遙任文林而佚宕忘情於物我之衣縱志於有無之上不爲山而自高不爲海而彌廣 梁陸倕思田賦曰歲聿忽其云暮庭草颯以萎黃風颺颺以吹隙燈黯黯而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於是踟躕徙倚顧景興懷魂恍恍以至曙綴予想於田萊彼五畝其焉在乃爰泊乎江隈出郭門而東驚入淑浦而南迴爾乃觀其水陸物產原隰形便林藪挺直丘陵帶面臨九曲之迴江對千里之平甸風去蘋其已開日登桑而先見聽啁晰之寒雞弄差池之春鷺臨場圃以築館對楹軒而鑿池集游沫於階下引朝派於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雜青莎之霏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有曾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絕仁以棄智忽學步而學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園而竊高仰疆臺而慕義歷四時於遊水馳三稔於申臂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悒其何真 宋陶潛歸去來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

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農人告余以春將及有事乎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所感吾年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得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梁沈約八詠守山東曰守山東山東萬嶺鬱青葱兩谿共一瀉水絮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瞻旣隱軫下睇亦冥蒙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然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丈注懸瀑掣曳寫流電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竇膏滴瀝石室乳空籠余平生之所愛歎暮年而此逢欲一去而還還恨邦君之未禘秩滿撫白雲淹留事芝髓 晉潘岳許由頌曰邈哉許公執直履貞辭堯天下抱朴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

惠化豹產之政我我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逍遙來過暮庭通於時憲頃匡
不盈恨無旨酒莫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晉
孫綽聘士徐君墓頌曰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
風軌英邃德音微遠播食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
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
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
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悼令德之
長泯憮然有感悽焉增傷夫諷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
寄斯懷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冲高蹈域表淑問顯
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
範流光遐振墳塋壘落松竹蕭森蒼蒼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
林嗒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隋
江惣莊周畫頌曰玉絜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
外翔鯤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籠樊

贊

後漢蔡邕焦君贊曰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必之

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乃徵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
蕙蕙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或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以
學士將何法則 魏陳王曹植許由巢父池主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耻
穢其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三十清足厲俗 又卜隨
贊曰湯將伐桀謀於卜子既克讓位隨以爲耻薄於殷世著自汗已自投
穎水清風邈矣 又南山四皓贊曰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
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晉夏侯湛范蠡贊曰悠
悠范子求仁在已進報也報退弘妙理身與勲偕名與身否逸群遠遊永
齊終始 又魯仲連贊曰峩峩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絜隨事
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悅 又莊周贊曰邁邁莊周騰世獨遊
遁時放言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晉孫楚
莊周贊曰莊周曠蕩高才英儒本道根貞歸於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懼
慢乎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憤近失自然 又榮啓期贊曰榮公溫雅既

怡既憚濁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眉壽無疆惟德之宅
 又原壤贊曰壤之輔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奧聖以之滅俗以之
 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晉左九嬪巢父惠施贊曰泱泱長流汚汚清波
 思文巢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壑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緬同基阿 晉庾闡
 孫登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籠蒼可遊芳津可漱
 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
 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玄跡不標
 或曰先生晦德道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傷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
 妙鑿竒絕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晉戴逵閑遊贊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
 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
 漢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
 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
 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
 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疵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翼

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慄厲况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
 謝歌鳳遂巡盪八疵於玄沅澄雲崖而願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
 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况物莫
 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陰映巖流
 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竒趣
 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來忘有感而
 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故遂
 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
 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玄世
 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翳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傍通
 潛感莫滯物順巢高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
 矜其天真外其囂務詳觀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又尚長
 贊曰尚叟冲順庸行昏世和龍婉約玄識罔滯瞻彼崇高俄為塵翳亦有
 同好潛莊宿契超超增翫眇眇借逝跡絕青崖影滅雲際 晉庾亮翟徵

君贊曰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玄心獨融故能虬
 驤慶霄而不繼參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
 瓊藹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蒼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
 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勳表於玄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
 逸韻於天陶含沖氣於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
 一泊然獨處神栖颺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輶冕屢招而弓
 旌屈於匪石帝命慙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
 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紛仰朝霞而晞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于
 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做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廬賓
 想玄珠主以瞻授沐道露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違于茲七稔何悟先
 生忽焉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敬乃援翰
 詠跡以宣來菜其辭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戩瓊條滌耳夏
 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晉方湛北叟贊
 曰樂為憂根禍為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之橫生欣耻滔滔北

叟獨亮真理喪馬弗希折肱愈喜淡哉一生無素無否 宋陶潛張長公
 贊曰達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歛轡竭來閑養其志寢跡
 窮年誰知斯意 又周妙珪贊曰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商恬然自
 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日玩羣書顧躬寡疇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
 載託契孤遊 又魯二儒贊曰易大隨時迷變則愚芬芬若人特為貞夫
 德不百年汗我詩書逝焉不顧被褐幽居 又夷齊贊曰二子讓國相隨
 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採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又
 尚長禽慶贊曰尚子昔薄官妻孥共早晚貧賤與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
 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山豈知反 宋范泰張長公贊曰長公
 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彌了情雖高遠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
 多少 又高鳳贊曰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為世駭
 才為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曖曖若人孰測其為哉曜幽壑採真重崖
 冲情莫亮汗跡示疵輕俗無際肆志莫羈 又吳季子札贊曰延州高遠
 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鑒徹昔代樂察未形

羸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 齊王儉竟陵王山居贊曰升
堂踐室金暉玉朗豐臺大韶遙遙閑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
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梁沈約高士贊曰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
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莅天下則賢人替務高益臯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
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
所以行其志孝悌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
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
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
之恥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
不事耻從汗祿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斂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
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
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疋夫進忘隕獲退守恬愉曰仁
與義其徑不迂為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又銷聲贊曰
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標已曉絕羽孤騫堯逢豈讓

札值奚言

周庾信五月披裘負薪盡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李

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穴惟深消聲滅迹何必山林 又張良遇黃石

公畫贊張良取履跪授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之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毅

城餘石還歸舊祠 又榮啓期三樂畫贊曰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

遇即以爲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音雖古獨有鳴絃 **箴** 晉庾凱幽人

箴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

相換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膏厥美有駛韓信

耽齊殞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

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寵襄公失

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義和升而就翳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

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咨獻冕 晉江

道逸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

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

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為戚為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

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欲寔大猷而是經處遁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煩披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山既泐幽以達峻躬實阻而備艱恥來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刃乃王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盤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霍霍以拂露塵颯颯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函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草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近蟬鳥雙雙以起

水鷺軒軒而歸田

梁劉孝標山栖誌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

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踟躕踏駭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闔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求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阜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庸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櫨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帶抽紫莖繡蠹萃蕞稍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蓉紅華照水臯蘇縹菜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嗷歎盛論箱屨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迂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

休惕之警 **訓** 魏繁欽川里先生訓曰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寔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贊 **議** 魏麋元譏許由曰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遠之教故譏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法則當據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君子以堯爲闔主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爲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羣即當撥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則幹時爲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主於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

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管則不仕聖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群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晉** 慮播阮籍銘曰峩峩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澹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安止足胎胞造化韜光緼鞞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顧神太素簡曠世高澄之不清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臣室友真歸樸汪汪川原邁迹圖

錄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七

人部二十一 隱逸下

隱逸下

碑後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充宇宙動為儀
 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耀遠遜名
 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為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上
 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輕寵
 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玄德膺懿資弘聖典研道機處童蒙作世
 師辭皇命確不移亞鴻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 後漢蔡邕伯夷叔齊
 碑曰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匡兮譏武
 伐紂欲喻匡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感兮雖沒
 不朽名字芳兮 又郭泰碑曰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慈
 惠敏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綬
 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臻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

之宗龜龍也蹈鴻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祕丘善誘能教恭恭三事幾何其招委辭名貞保此清妙 又玄文先生李休碑曰休少以好學遊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羣經絢深極奧窮覽聖旨居則玩其辭動則玩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議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覺休盡剖判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論號曰玄文 又處士圈典碑曰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臨歿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為銘曰載書休美俾來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為質學問為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洗洞壻籍為萬里之場圃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光玄玄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博學失表式凡百搢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於是鄉黨乃相與登光

山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真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樹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乾靈之貞繫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見齟齬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意思忘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推其慈宗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思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實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成以為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問不亡者由斯一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道遙九臯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積未醕喪過平哀遽疾不悟早世未頽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齊孔稚珪褚先生白玉碑曰夫河洛擒寶神道之功傳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觀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

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蛻蟬
觸影遁形神翥帝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
者窮地之險也欬竇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
宿柵涉圻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篙翻
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
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既先
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
玄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大和中有許遠遊者乃
雲霄之勝賓大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先構即駕胥宇
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櫺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
橫波觸石起雲若竒峰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
有亂重道尊德爰積獻衷顧懷汾射壘問遙通朱楊鬱起華構方崇靜臺
冠月輕榭迎風噍嶢高棟育霽修櫺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
萬谷景落重崖煙生岫複 梁劭陵王蕭綸貞白先生陶弘景碑曰夫夜

結綠非胙篋之恒珍逸羽翔鯨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
其所以然也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深壑危峭組織煙霞枕
石漱流山禽無橈採藥耦耕野獸不亂朗猶懸鏡鬱似貞筠 梁裴子野
劉札碑曰受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平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
之絜干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疇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
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
邑甘露零於豐草蒲密致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疾
乎影響如斯之者美矣夫聲名籍甚羣公側席鑿室林臯回流傍隴咫尺
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浹庭戶平疇翠瀨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
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
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
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
居士高明柔克戕戕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臯壤考槃
郭郭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食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

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夢逃矣江濱輜輶結轍羔鴈成羣監觀令範式如金玉君子微猷誰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墓誌

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

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獻汝南周顒為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為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壘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東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噉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楷禮墜文章沫泗頽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建宮

塗垂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梓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為銘曰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舟輿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憇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徐稱酌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沉礎雖貞玄泉無曙 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則物莫之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空中干和焚於地下仙宮有得朋之喜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泥上之術今遙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情乃為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為仙以有元則兼稱稚川倚歟夫子受錄歸玄黎傳苑吏書因賈船鬱鬱方崖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梁元帝庾先生承先墓誌曰悠哉掌庾興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鑣渭陽爰斯厥後世挺珪

璋乃登靈岳言遵洞府乃陟石山將從輕舉實惟貞吉實惟退讓皎皎不羣超超高尚本同壽夭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生蔣徑釣罷磻谿櫓悲新隴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松西揚名不朽高蹈夷齊諫魯柳下惠妻柳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三黜終不弊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兮惜哉乃下世兮 晉張華列文先生鮑玄泰誄曰於鑠烈文續黜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鄣既微枝離葉布爰暨叔牙世替齊風翼相濟管遂登霸功越在漢隆三司並縱烈考中丞妙世顯名我峩先生誕資英俊淑賢清醜蘭芳玉潤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允文文明聰昭秀哲啓冥演幽守文命世抱道冲虛執義真厲栖遲無悶不營不拔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爲軌軌成隱括且登遐年弘此徽猷濟濟搢紳永挹清流取識遺音日想表儀孰去玄泰曾不我知感傷慷慨揮涕滂澌已矣鮑子寧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徽音 晉陸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曰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矜及則孩不貳音抱或同極撫髻並育攜手相

長行焉比迹誦必共聲庶君借老靈根克固樹翼雲霄雙飛天路入晉長升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晉處士劉參妻王氏夫誄曰猗猗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頽此秀條瓊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櫺 宋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夫璇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弔後漢胡廣弔夷齊曰遭亡卒之昏虐時續紛以蕪穢耻降志於汗君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以偕逝傲六軍於河渚叩玉馬而慮計雖忠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不害 魏王粲弔夷齊文曰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世繫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旣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今尼父之所譽 魏阮瑀弔伯夷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

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魏靡元弟夷齊曰少承洪烈從
戎于王側聞先生處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
如見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成于成湯且夏后
之末禮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而為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弃殷而餓死
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為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
于匿之彼彼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
周之苓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周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
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宋謝惠連為學生祭周居士文曰維君
陶造化之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虛素乎中庸不臣天子
不事諸侯公辟弗眎王命匪酬窮歡極樂帶索被裘。梁沈約為武帝
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又山林不出訓光博史朕聽朝晏罷尚
想幽人蒲玉之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巡遠若有道映丘園事孚
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寘几
杖開東序而授衣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又資給何點詔曰遠趣

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款倍用與陳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任
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
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並出
所由契資須太官別給人高暉鄉故事同垣下。梁沈約為武帝與謝
朏勅曰吾以非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
實寄賢能匡其寡闇當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
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
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虚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
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衣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
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
邈矣古今殊事不獲摠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紆
賢之愧載結寢興。又與何胤勅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多蔽
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曰吳思致隆平而先生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存
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諍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

高尚軌物則泊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
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整節今世務紛紜憂責
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梁江淹
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曰府州國綱紀雖周德之富猶有渙潭之士漢教
之隆亦見西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讓首翠虬來儀是以
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表魏桓範薦管
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濱竊見東
莞管寧束修著衽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
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
過於顏子漏屋蔽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
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
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照百代仍有優崇之
禮於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
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以文纁聘之殊

禮矣晉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網否閑鳥獸
羣伏自惟村瓶甌瑣器實非瑚璉之求梯屨之賤不中榮盛之用小人致
災久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侍罪伏枕歎
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憐微命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今泥滓又
濁清流臣聞鄒子一歎霜爲之降杞妻一感城爲大崩以臣況之乃知精
誠不可以賤致古人言爲虛也啓梁何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
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
寧有論書之賓緘嘿畎畝栖息丘壑秀水清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
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
遙聞闢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闈而列文學嘉美聿宣無思不勸胤無解歸
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舊每荷存問之恩銜茲污朽罔知攸實
又梁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爰象賢者
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
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

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
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
隱顯高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
罄書後漢張奐與宋季文書曰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
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矣以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魏相範與管寧書曰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
於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慕仰思請見於蓬廬之側
承訓誨於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晨風魏管寧答相範書曰乾道輔
誠誕膺嘉祚受多福爲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望何慶如
之昔值險阻越窳海表於裔歷載風綱不紀暨蒙國恩還踐舊土簿佐多
難恒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借泛愛遇隆遠辱綸墨降尊誘卑訓喻過
泰見得思義抱以跋躅不勝來顧裁因答辱晉辛曠與皇甫謐書曰夫
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牧佐
黃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

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
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王聖時治此所以應天
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
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
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皇無長鳴之鶴萬國黎獻
咸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冲虛塞淵其心
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活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
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慷慨也竊謂先生降
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奮六翮于天庭邈禹稷之遐
蹤騁大往之夷塗詔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不模使瞻仰者所以藉之美
也希藉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覽又與皇甫謐書曰伏惟先生
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
於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
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覩未因而西望延企晉皇甫謐答

辛曠書曰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於陵阜
沈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款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
銘乎心膺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
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
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
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
車順命非劣德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
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聞命悚灼如蹈
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
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漢莊北面况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
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
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
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
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蕪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

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曰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自氏研尋
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憤其神
風眩弊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任昉爲
昭明太子荅何胤書曰得書知便遠追踈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
棹已遠供踐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潛悵久之
又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蚪書曰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
物保文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
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沖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
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
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
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
之懷不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已積以大
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
榮帶川阜顯不絢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

爲心廣乎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心妙域延山河虛館帶川埃實望貴然
少訓側遲昔東軒善旌君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
百齡飄驟疑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已且凌雪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鍾
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
愛閑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梁劉
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
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涌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
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柄鉏鋤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
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夫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
人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
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震躋漢將由園空
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
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葶跼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
之微迹襲二疎之風流生與渙父同僖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

叔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又陶弘景合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來
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
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
有能與其奇者 又荅虞仲書曰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
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
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谷
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
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
同此儻遇知已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迨及
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絜當年而無忸前修也 又荅趙英才書曰子架
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肖埽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
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
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
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之能聞 梁沈約荅沈

麟士書曰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壁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衷與懷望
 占遐躡尊賢拔俗遙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
 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
 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與幽期可
 託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阜以慰悶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梁王僧
 孺與陳居士書曰雲波遙愛燕越數千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
 能搦扎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劣薄懷章貴壤依然谷口覺子真之咫
 尺靜睇巖灘信子陵之非遠林鹿以入虛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綸
 之高諭承希微之妙旨虛往實歸用祛惑 孔德璘北山移文曰鍾山之
 英草堂之靈 **論** 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逮
 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
 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激惑以
 失真而自以為誠者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
 流盼嘘噏精神言其所見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

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沉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故曰
 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
 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天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
 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天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
 貫是非為一條也夫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神不
 離生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心氣
 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
 智造巧者害於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絜者惑於生畏死而崇
 生者失其真 晉石崇許巢論曰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
 道遙願神寶已貴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荅之曰
 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
 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則
 稷播嘉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
 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

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晉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變化者萬物之遊魂神籟與無窮並吹大治與造運齊根生資聚氣之迹死寄玄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高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拊翼而遊猛獸可頓羈而羅矧乎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雷破岳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爲體也可謂含真履信純朴自然 晉王叔之遂隱論曰崇退儒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隱何爲者也而生上古徇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則夫隱者於已失者也平原旣開風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宋范曄逸民傳論曰堯稱則天而不屈穎陽之高 梁沈約七賢論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邈挺特陰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大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幸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旣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旣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枕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禮部上 禮 祭祀 郊丘 宗廟 明堂 辟廱 學校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八

禮部上 禮 祭祀 郊丘 宗廟 明堂 辟廱 學校

釋奠

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 物理論曰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賓軍嘉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祗事謂祀之祭之享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災也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叶偕老也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而為制吉禮之別十有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槱燎四曰血祭五曰埋沉六曰醮辜七曰肆獻八曰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嘗十二曰蒸凶禮之別有五一日喪禮哀死二曰荒禮哀凶礼荒人物有害之也三日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四曰禴禮哀圍敗同盟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也五日恤禮哀寇亂鄰國相憂賓禮之別有八一日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軍禮之別

有五一曰大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均其地政所以憂民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因田習閱車徒之數也四曰大役之禮以任衆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彊也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正封疆以合衆人也嘉禮之別有六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賑膳六曰慶賀 又曰太宰掌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 禮記曰禮也者體也禮不備謂之不成人 又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又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又曰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又曰禮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貫四時不

改柯易葉 又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四時舉有思有列而爲鬼神 大戴禮曰禮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舉有思有義有節有權 左傳曰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地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公皆有云焉今朝賀而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論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回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莊子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楂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孫卿子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

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也 白虎通曰所以作禮樂者樂以象天禮以法地 家語曰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之所以生禮為大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 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為也文者人所為也人所為謂之禮禮者因人情而為節文也以救其亂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 禮稽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符日月為明 漢書曰叔孫通為高祖制漢儀十二篇 范曄後漢書曰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失得帝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白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一百五十篇 典略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於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楚荀况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

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臣愚弗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歟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敬小人不敬者歟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歟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祭祀

尚書大傳曰祭之為言察也薦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爾雅曰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禘新菜可灼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蒸蒸進也進品物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焚之祭地曰瘞瘞既祭埋藏之祭山曰廋懸或廋或懸置之於山 祭水曰沉浮或沉或浮置之於水祭星曰布布散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遺象也是類是禡師祭也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廣雅曰圓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折祭地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祖也 周書曰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 說文曰除惡之祭曰禴告事示福曰禱道上之祭曰禘絜意以享曰禋以事類祭神曰禩祭司命曰祗祭豕先曰禮 月祭曰禘 周官曰

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又曰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埋
 沉祭山林川澤以鬻鬻音孚 通賸也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
 先王 又曰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陰是北郊 鄭注曰
 周禮曰鬱為蘭也煮之水鬯酒也 禮記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又
 曰祭不欲數數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
 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又曰孟春之月其祀
 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
 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
 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曰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序月於西序
 以別幽明內外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
 竈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士
 二祀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曰或曰戶或立竈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人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事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日月星辰

人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人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尚書

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王肅注云六宗者所宗者

皆絜祀之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

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雲祭祭水旱也 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穀

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者薦其義也非享末也 物理論曰古者尊

祭重神祭宗廟追養也祭天地報往也 論衡曰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

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也 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

墉道廣五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後祭所謂蘭湯 尸子曰齊有貧

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

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孔叢子曰元和一年春帝東巡

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弟子作八代之樂大會孔氏男

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人 越絕書曰越王既往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

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末世傳之萬載 漢書曰高祖微時聞魏公子

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

王

五家世世以歲四時奉祠 又曰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在南陽亦為立祠 又曰初朱邑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嗇夫其民吏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家鄉里其榮之 又曰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北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祠 又曰皇帝立黃老祠躍龍中為壇綵色眩曜漢舊儀曰皇帝祭天紫壇帷幪高皇帝配天后堂下西嚮紺席也 左傳曰龍見而雩旱祭也祈雨為雩 雪霜風雨之災則祭之 文 魏武帝祠太尉喬玄墓文曰昔以幼年逮升堂室增榮益觀皆由獎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要誓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夫何肯為此辭哉 晉潘岳為諸婦祭庾新婦文曰潛形幽襯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

載離寒暑雖則垂隔哀亦時叙啓殯今夕祖行明朝雨絕華庭埃滅大宵儷執箕箒偕奉夕朝髮鬢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晉殷闡祭王東亭文曰以少牢之奠敬薦東亭王侯之靈蓋聞朗鑑不塵精金能照君以珪璋資以明要少長風流舉契理調事擾皇家道在君子亮誠外內寄心萬里契同風雲義貫終始自昔索居荏苒于茲五載不覲何日不思嗚呼若人奄隨化遷古之遺愛猶或興言承凶愴痛慨然留連 晉殷允祭徐孺子文曰惟豫章太守殷君謹奠漢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資純玄粹含真太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逍遙環堵萬物不干其志負褐行吟軒冕不易其樂時攜虛榻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芻之詠非夫超悟身名遁世無悶老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為重蘋藻是歆實過牲牢 晉王珣祭徐聘士文曰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誕膺一德歲器高栖確爾特立貞一足以制羣動純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限茲遐路無由造敬係佇靈宇乃情依依故貢薄祀昭

述宿心神而有靈儻垂尚饗 晉周顛文祭梁鴻文曰晉隆安四年陳郡
周顛文以葦藻行潦祠于梁先生之墓夫子邁志箕穎塵垢雕俗骨秀風
霜性淳寡欲娶待偕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逆旅吳會
之阿可謂高竒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牘得人在文忽以知命而展
其墳芒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荀踐迹
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宋王僧遠祭顏延之文曰氣高叔夜方嚴仲舉
逸翮獨征孤風絕侶 宋陶潛自祭文曰歲惟丁未律中無射天寒夜長
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故人悽其
相悲同祖行於今夕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已達運命
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
葬之中野以安其魂寂寂我行蕭蕭墓門奢耻宋臣儉笑王孫匪貴前譽
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 宋謝延之祭屈原文曰蘭薰而摧玉貞
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絜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齊卞伯玉祭孫叔敖文
曰謹以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荆理無不通事隔者

形尚想清塵承風効誠超超夫子淡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爵靡嬰芳風如
蕭清響如墳景矣行役言戾豫方側聞夫子託憤睢陽靈封頽墓丘塋榛
荒幽幽神道爲有爲亡徘徊永念愴矣其傷 齊謝朓爲諸姊祭阮夫人
文曰婉婉嬪德幽閑媚性聃史弘箴陳詩陳詠嘉言足題清暉可映契闊
未幾音塵如昨中景遽傾芳木先落疇日交觴享也虛薦帶上先結握中
遺扇迸淚失聲潺湲如霰 齊孔稚珪祭外兄張長史文曰惟君之德高
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因心則睿筌蹄象繇糠粃莊惠吾
與夫子分協芳金憑風共酒藉月同琴 梁簡文帝祭戰亡者文曰降夫
旣旋功臣又賞班荷元勳蘇逢漏網校尉霑榮屬國蒙獎獨念斷魂長畢
灰壤膏原染刃委骨埋泉徒聞身沒詎辯名傳 梁徐悱妻劉氏祭夫文
曰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
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
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旣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
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電碎春

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陳沈炯祭梁吳郡袁府君文曰夫宮鳴徵應響韻相趨桂馥蘭芬期臭在斯道合一朝豈忘千載日者明德世彥振纓王室坐嘯大邦顯治巨麗竊以不敏出宰句吳上郡下邑都城接雉雖王事靡監無失豫遊窺洞庭於五湖登姑蘇於九曲身後之事一至於斯今者長樂未央已夾禱里之墓公宮魯庫非復少昊之墟成土一棺未知何託解劔祭漿轉增獻歎

郊丘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廣雅曰圓丘太壇祭天方澤太折祭地周書曰乃兆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農皇先王與食周官曰大宗伯掌大神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槨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謂五帝及天日月星辰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受命之帝於南郊也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於北郊謂地神及社稷也又曰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禮記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曰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又曰成王封周公於魯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戴弧鞬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毛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公羊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又曰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漢書曰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大夫相譚奏言帝王之事

莫大於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
天於南郊就陽之義瘞地於北郊則陰之象也又曰高帝入關問秦祀
何帝曰白青黃赤四帝上曰天有五帝而四何莫知其說上曰五待我爲
立黑帝祀曰黑時漢舊儀曰漢法三歲一祭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
日祭天天神下三歲一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
祭五帝於雍時又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上一丈中一幅四周緣之
玉几玉飾器又曰栢帝祭天居玄雲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三十
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
火栢帝就行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已來
所祭天之圓丘也又曰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
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五經通義曰王者所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故以乎道也祭白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
後漢書曰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黃郊遂於洛水西橋逢暴風雨導從鹵部
車載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賀循上郊壇制度曰漢舊儀南郊圓壇八

陛於宮南七里北郊方壇四陛於城北四里依漢故事柴於壇二十步高
二丈大二丈賦晉郭璞南郊賦曰於是時惟青陽日在方地我后將受
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鸞齊八駟列五幡於一元兮
靡日月乎黃屋矯陵鳥以偵候兮整豹尾於後屬爾乃造曠場戾壇庭百
寮山立萬乘雲縈延祝史肆玉牲登圓丘揖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澄其
氣日朗其精飛廉鼓舞於八維兮豐隆擊節於九冥祝融穆清而肅侍兮
陽侯澹以中停郊寰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
而會我羸羣辟蚩蚩黎庶翹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無
不融萬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橈柱廓清紫衢電掃神宇風馬
桂林抗旌林圃五岳不足以題其勳九韶不足以贊其舞梁簡文帝
南郊頌曰臣聞唯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至人契其道故龍宮弱
言之后合揆於蒼旻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皇帝之御天下也緯天
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言而已
肅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塵清世昇蒼兕無所用其武功運謚時雍鴛鴦咸

並修其文德玉門罷候紫塞沉烽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隆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由是嘉祥破衆瑞發金人澤馬丹甌玉雞三角九尾四肩六足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闈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塏未闢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五達四通廓郊彌澤南瞻重岳北眺芒嶺東臨霸漭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崑崙山川異態飛梁邃宇洞燭空懸紫殿仙宮霞褰鳥翥

表 梁簡文帝上南郊頌表曰維周郊南甸宗伯之官徒設漢興北時夤恪之道未隆而體元含極先後弗違典盛望禋理通孝敬絜靜之禮載光禘郊之風斯洽昔東平琅邪著藻炎德臨淄中山摛文魏美

梁 元帝慶南郊啓曰大裘而冕陶匏以質黃鍾既奏雲門斯舞樂諧六變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宗廟

尚書大傳曰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 釋名曰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

貌所在也 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二廟庶人祭於寢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自祧以下皆廟

又曰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脂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䟽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彘魚曰商祭鮮魚曰胾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稻曰嘉䟽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又曰當七廟五廟之無虛主唯禘祭於祖爲無王爾 又曰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 周禮注五歲一禘三歲一祫 又曰凡賓客獻瑤爵皆贊 又曰凡灌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注云灌玉圭瓚也 儀禮曰始虞用柔日哀某敢用玉絜桂剛鬣香合嘉薦 說文曰宗廟之木主名曰柝 白虎通曰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 又曰位尊盛德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讓也序昭穆禘父子也祫合也 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 摯虞訣疑注曰凡

廟之主藏於戶外北牖下有石函故名宗祏 五經異義曰謹按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胡而然也三歲一禘周禮也一禘疑先王禮也 論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栗敬也使人謹敬也 詩曰閟宮有恤注云閟禘禘陽之盛也姜嫄人所依故曰神宮 又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率以祀文王焉清者言有清明之德 又曰有玉有林錫爾純嘏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漢書曰廟所以藏主則列昭穆續漢書曰禘合也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也禘以四月禘以十月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正尊卑之義十月五穀登故骨肉合聚飲食 漢書儀曰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穆東面三年大禘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又曰皇帝會諸侯酎金以上計儀設九賓陪位也 國語曰甸服者祀日祭月祀先王之訓者也 張方楚國先賢傳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修孔子廟孔子堂道有瓮意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瓮訢曰夫子瓮皆皆有書故自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得素書焉 吳錄地理志曰會稽有禹

廟始皇配食王朗爲太守黜之 晉諸公贊曰王浚字彭祖爲幽州刺史尋洛陽破浚承制建行臺以宗廟焚 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者楚辭天問序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 彷徨山澤經歷陵陸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怪物所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 而問之以泄憤寫愁思 詩 梁簡文帝賽漢高廟詩曰日正山無影威斜 漢屢迴膽流如地望崑崙匹天台 庾信至老子詩曰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溪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 張正見經季子廟詩曰延州高讓遠 傳芳世祀移地絕貴金路松悲懸劍 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 宋謝瞻經張子房廟詩曰伊人咸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菴中畫暉暉天業昌鴻門消薄蝕垓下隕攬拾爵仇建蕭 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宋 鄭鮮之行經張子房廟詩曰七雄裂周紐道盡鼎亦淪長風晦崑溟潛龍 動泗濱紫煙翼丹虬靈媪悲素鱗 宋范泰經漢高廟詩曰嘯吒英豪萃 指搗五岳分乘彼道消勢遂廓宇宙氛重曠豈不偉奮臂騰羣雄壯力拔

高山猛氣烈迅風恃厲終必撓道勝業自隆 齊謝眺賽啟亭廟喜雨詩
曰執玉朝羣帝樽桂迎東皇排雲接孔蓋蔽日下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
繞鳳梁百味芬綺帳四望霑羽觴 梁簡文帝和蕭東陽祀七里廟詩曰
萬里實幽宗三神亦天構豈謂木石精斯乃山川守遠來太白旗遙徵青
鳥候以茲弗敬怠方知教應否 又漢高廟賽神詩曰玉軌朝行動閭闔
旦應開白雲蒼梧上丹霞咸陽來日正山無影城斜漢屢迴瞻流如地脉
望嶺匹天公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 梁元帝祀五相廟詩曰石城寧
足拒金陣詎能追楚關開六塞吳丘入九圍山水猶縈帶城池失是非空
餘壽宮在日暮舞靈衣 梁庾肩吾漢高廟詩曰昔作唐山曲今承紫貝
壇寧知臨楚岸非復望長安塵飛遠騎沒日徒半峰寒 又亂後經夏禹
廟詩曰金簡泥初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爲魚微此功林堂上偃蹇
山殿下穹隆侵雲似天闕照水類河宮神來導赤豹仙去擁飛鴻松龕撤
暮俎棗徑落寒叢仙舟還入鏡玉軸更乘空去國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
起吳山北星臨天漢中中宵猶有志荀息本懷忠待見挽捨滅歸來松栢

桐 周庚信至老子廟詩曰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溪感丹須竹節量藥
用乃圭行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 又西門豹廟詩曰君子爲利博達人
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恭聞正直祀良識佩韋心容範雖年代
微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牕臨鶴飛疑逐舞魚驚似聽琴漳流鳴
磴石銅甍影秋林 陳陽慎從駕祀麓山廟詩曰聖德憂民暇麾旆謁山
靈畫航泛北渚文馬侍東平春浦戈鋌照寒林鏡吹鳴依稀長安驛蕭條
都尉城井泉能共動江帆得分行牕幽細網合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鷺
軒樹已遷鶯菲菲蘭俎馥淡淡桂樽清銀堂日影盡玉座舞衣輕 陳張
正見行經季子廟詩曰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懸劍
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觀風處樂奏無人知 隋江撝下山楚
廟詩曰蘋藻祈明德倚棹息岩阿忽聽鳥鳴曙非復楚宮歌閑階雉宿薺
古木斷懸蘿帷堂寂易晚桴鼓自相和威祀流百世英威言幾何 又攝
官梁小廟詩曰疇昔遊衣所今日薦櫻時憲章誠有革歲月遂難思故人
獨之子官聯更在茲虛簷靜暮雀洞戶映光絲平生復能幾語事必傷悲

頌 魏陳王曹植孔子廟頌曰修復舊廟豐其薨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
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
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文** 宋謝惠連祭禹廟文曰謹遣左曹掾
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載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
此宏謨卹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處處是欽物責尺璧我
重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
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後敬屬暉融神且 **文** 乃昭其忠 梁王僧孺
武帝祭禹廟文曰惟帝稟圖上昊貽則下民五聲窮聽四乘兼往輕璧借
景既捨冠履愛人忘我不顧胼胝下車以泣事深罪已憑舟靡懼義存拯
物盛業方來遺神如在愛被昆蟲理有好生之德事安非素固無厚味之
求是用黍稷非馨蘋蘩以薦克誠斯饗憑可吝

明堂

釋名曰明堂明堂高顯貌也 大戴禮曰明堂者九九室一室而有四戶
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惣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 周禮曰夏后氏大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有九尺之廷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

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

右爲右个 五經要義以大室經爲太室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

方八牖四達在國之陽 栢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

四方堂各從其色以郊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 黃圖曰明堂者明天

地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

璧雍所以異水名同事其實一也 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

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

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室階各有所居 尸子曰黃帝曰合

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舜

有告善之旌湯有總街之臣武王有靈臺之侯 蔡邕月令論曰明堂者

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氣統萬物也 徐虔明堂議曰明

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四門八階 許慎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

之陽七里之內堂牕四闔以地就陽位也 五經釋例曰告朔行正謂之明堂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封岱宗立明堂於太山汶上 禮論曰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往合和蒿茂大以為宮社名為蒿宮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崇有德章有道也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悌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霧露不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 家語曰孔子觀平明堂視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 又曰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國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而問孤竊自欲以今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也 漢書曰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屋屋通水水圍宮恒為複道上有樓從西而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正月拾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東觀漢記曰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以即明三事不同也

前黃圖云同一物也 詩 梁元帝和劉尚書兼明堂齋宮 詩曰質明攝土宰詰旦乘軒輶四圭邱蒼玉六變舞雲門香浮鬱金酒煙繞鳳皇樽新花臨御陌春色起天園河間獻樂語斯道魏龍論 銘 後漢李元明堂銘曰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王陽牕闔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謹關梁

辟雍

說文曰辟雍天子饗飲處也 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又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類宮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類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行禮樂宣德化辟者象璧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相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園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起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 魏志曰明帝甘露二年幸辟雍命羣臣令賦詩 賦 後漢李尤辟雍

賦曰辟雍巖巖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爲梁神聖
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羣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遝 延忠信之純
芳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羣卿加休慶德稱壽上 觴戴南垂畢其
儀踴躍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僭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
朝南金大路玉象犀龜 晉傳玄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親枉萬乘之
尊號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
儀享饗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
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勅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嘽
嘽笙磬嗶嘽鍾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
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陳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曰臣聞天大
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交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
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爲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
庶類濟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
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寔儀天以行三善儷極以照四

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文化成天下 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
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爲樂造次必儒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
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攝衣即席對揚天人開闢大訓清言旣吐精義入
神副德爰動音鋒起問難泉涌辯論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鐸銷雲浮
雨布介王奉繫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何晏忸其訓詁穆穆
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
克宣其懿晉雍大啓王廡逞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
才敢爲頌曰皇運勃啓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旌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
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貴
道黃金賤籬沫泗興業闕里增榮

學校

物理論曰學者植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爲學 禮記曰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周官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一曰敏德以爲行本 三曰孝德以爲惡逆 尚書大

傳曰稷鈕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學十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漢書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三輔舊事曰漢太子在長安門東書杜門五經博士負弟子萬餘人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東就陽位也去城七里東為常滿倉倉之北為槐市列槐樹數百行為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且市各持其羣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論義槐下 東觀漢記曰光武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上始帥羣臣養三老於辟雍郡國縣道行飲酒禮于學校 魏名臣奏曰蔣濟奏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晉諸公贊曰惠帝時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經 任豫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經火災蜀郡太守高朕修復繕立圖畫聖賢古人像及禮器瑞物 頌後漢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

及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於天以和聲採言於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於是乎取之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繫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叙莫識其形 魏陳王曹植學官頌曰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日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誠過庭之言子弟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陵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 唯仁可憑唯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志 魏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曰有漢荊州牧曰劉君稱曰於先王為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為作為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特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德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乃

命五業從事宋哀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者德故老綦毋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拗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疊疊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邠邠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叙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動格皇穹聲被四宇

銘後漢李尤太學銘曰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理埽秦之弊褒建儒宮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詔宋傅亮立學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啓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今學校荒蕪講誦廢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今王略遠覃華域清晏仰風之士日月以興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

蒙選被儒宮弘振國學

表宋鄭鮮之請立學表曰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教家弛勸學之訓宜振起頽業以廻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寶者剖和

梁簡文帝求寧國臨城二公入學表曰臣聞瞻彼緝孤既次良治相諸荀玉猶符他山故沮渙之水可居鄒魯之鄉爲貴下惟投斧昔人以爲精力弃竿委麥先哲以爲美談伏惟陛下弘至德之微言闡無爲之妙說話郊講道不勞賈生之議就陽啓位無待公玉之圖願得齒年國胄隨肩選造

梁元帝請於州立學校表曰臣聞公宮之南四術四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韶濩既舞羽籥之道行焉黨塾茲備離經之志辯焉故不升嵩霍豈識乾行之峻不臨溟渤安知地載之厚洎乎秦焚金篆周二玉鏡羣言爭亂諸子相騰書則夏侯歐陽易則神輸道訓詩乃齊魯毛韓傳稱鄒左張夾禮有曲臺王史之異樂有龍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建五長播九德而導九州容成爲曆興景雲之瑞伶倫吹律應黃鐘之琯撥亂反正經武也制禮作樂緯文也若非六經庖廚百家異饌三墳爲瑚璉五典爲笙簧

豈能暴以秋陽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啓 梁王僧孺爲蕭
監利求入學啓曰竊以矯首伺飛不如修弋宛足念遠莫若驅驢故樸斷
成於丹艸修蕩資於栝羽敢因葶末有志庠均爲山資於一篲學海漸其
微流 梁任昉求爲劉瓛立館啓曰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
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
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曆遷於干越
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
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室衢塾側有朋
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風沐露獻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
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徧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
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黌塾簿藝桑麻粗創茨宇 **教** 晉湛方生修
學校教曰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舉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
豈不在茲 梁元帝召學生教曰閣下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
不朽以爲盛事况吾親承天旨聞禮聞詩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

釋奠

禮記曰凡欲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天子親學大昕
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適東序釋奠于先老
又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釋奠即舍菜舍菜即祭菜然則
國子入學以蘋蘩告誠祀其師以示敬道也菜芹之屬 又曰天子乃獻
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下命樂正習舞天子乃率公卿親往視之注云樂官
之長也命舞者順方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奠於先師夏小正月二
月丁亥方用日丁亥考吉日也萬者于戚舞也學者大學也 晉博士戴
逵議曰周禮大胥之職掌國子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領
學合聲 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代以來釋奠先師唯饗仲尼不及公旦
何也馮荅曰若如來之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公乎 **宋** 宋顏延
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
夙知降從輕志正殿張筵司分簡曰尚度函丈承疑奉帙獻終藁吉即宮
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戚比音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齊

竟陵王蕭子良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霜輕流日風送夕雲雕檐結綵綺
井生文四璉合旨八簋舒芬 齊王儉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禮惟國幹
義實民端身由業澡世以教安金銘乃器水術伊瀾漸芳則馥履冰固寒
警宗務時類宮善誘咨此舍生躋彼仁壽淳移雅缺歷茲永久遊藝莫師
獨學誰友三兆戒辰八鸞警旦禮邁仁周樂超英漢神保爰格祝史斯贊
梁任昉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在昔歸運阻亂弘多夷山製宇盪海爲家
風雲改族日月增華惟神知化在物立言樂正雅頌咸被後昆告奠明祀
觀道聖門日月不息師表常尊 梁沈約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復禮曲
臺反樂宣榭闕文內舉輜軒外駕結朋千里從師百舍隊典必從闕祀咸
薦廻鑿獻爵擬金委奠肆士辯儀胥人掌縣髣髴神蹤徘徊靈蹕 又爲
南郡王侍太子釋奠宴詩曰陵季相公訓隨世殆政缺雅垂風離化改禮
二衽席樂沉河海三雍靡構四教誰採瞻震並峻義屬重麗橫書清道晦
彼生知 **頌** 晉傳咸皇太子釋奠頌曰生而知之上于皇儲以能而問處
實若虛爰雕聖章玉采是敷乃備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疇聖功

晉潘尼釋奠頌曰三光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冗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
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聖容穆穆侍講閭闔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採
幽窮曠温故知新曰皇儲后體神含幾兆吉先見知來動微 **文** 晉庾亮
釋奠祭孔子文曰維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聖明靈
詩書煥於唐虞憲章盛於文武然後黎民時雍彝倫攸敘幽厲頹構玉繩
絕紀高岸爲谷六合錯否上凌夷而失教下苟免而無耻公以玄聖之靈
應感圓通萬物我賴匪我求蒙夫子既沒洪範垂流泰維慢道漢聿孔修
洎我皇晉仰欽大猷宗聖既建遐宵俾侯令月吉辰祇陳大禮馨管鏘鏘
威儀濟濟嘉奠既設欽若靈規心存鳳德尚想來儀神其歆之降鑒在斯
梁元帝釋奠祭孔子文曰粵若宗師猗歟乃聖惟岳降神惟天所命上善
如水至人若鏡 又祭顏子文曰欽哉體一惡彼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
鱗不先稱寶席上爲珍致虛守靜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 梁陸
倕釋奠祭孔子文曰於惟上德是曰聖真克明克俊知化窮神研幾善誘
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教民道尊功倍德博化光離經辨志濟濟洋洋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八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style, arranged in a grid.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large watermark.



程